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二

與吳仲木 壬辰秋

自癸未晤兄嗣是不相見者十年於茲甲申春先忠節訃至鄉里多故不得從諸同人後奉弔几筵闕如之私與日俱積然自數年以來兵戈盜賊之中艱難逃死既有不暇是以平生師友所欲踵門一慟者俱未之能每爲念及輒恨覆載之間何以立此人也今年夏仲乾初兄以書至期弟秋間爲山陰之行而于補弔開美之日過兄相訂昨擬出門而所僱僕夫忽然病作竟復中止俟二十後決抵園

花遂走晤乾初與兄定一期日至時裹糧追隨也便間幸
道鄙意弟行期大約決以初冬蓋年來水旱乏食今夏敝
里乾益甚所植穀雖無多田舍人終年之望亦在此也度
九月中收穫已畢十月初旬卽可行矣不審兄與乾初能
待弟否仁兄道力益深學問日益富時從友人傳道得聞
其略而以不得親聆教益爲憾一二年前得讀白方兄同
人約深嚮往之竊念兄以明德之後所學固已過人而又
得白方與之同里觀摩淬勵進于斯道視弟株伏鄉井有
索居之苦而無滋長之益相去自當什伯敬羡敬羡比聞
復與諸兄爲省德考業之約聞伯兄會以見命終恨道遠

力弗能前幸兄示以一二或得竊聞諸君子緒論以自脫於流俗則兄之所賜爲已厚矣近修兄時相見否去年聞有鼠雀之累而於向時聲氣之士幾成水火田野之夫不知事本竊意近修今日立身既已隔絶人世即應高引離俗如鸞鳳之翔千仞使人可望而不可見何爲尙與餓鴟較腐鼠之餘哉弟於癸未春嘗以一言進之近兄望其砥聲氣之末流懲天下之禍亂不幸而言之偶中也乾坤今更如何哉乃斯風之尙煽也自令人士惟有洗滌肺腸舉前習氣自有生以來所膠固而難卻者刮磨殆盡從心性中流出道理以爲立身應事之本方成豪傑作用若但依

附名義頭出頭沒作一善斯可矣之人究其所歸有不如碌碌無聞之流俗而已也知兄於先忠節過庭之訓得之已深而所聞於師友之間義理已熟又念相見雖希亦十餘年之舊友也不審于義有當萬一否惟兄教正焉風便率此不詳

與吳仲木

月杪會於長安逆旅一行致兄想入記室也伯繩兄通家舊好然先生存日默如相對亦未有以知其所得之深所養之足弟頃于山閒五日之遊如得新友益歎先生過庭之訓弗可及也遺書甚富目下事勢亦不容不需以歲月

其中曲折容他日面悉遺像一幅先寄上其合璧連珠及所餘金容覓便嗣達也伯繩兄所撰年譜初聞疑其太繁讀之俱不可少文集之外竟可自爲一書單行於天下後世蕺先生學問之源流立身之本末固備于此而亦足以見伯繩之學之大都也其旁見側出異時可以采入國史者頗多也冬春之間其稿本原約寄來倘得同兄及乾兄參酌之月朔之會聞白方兄有書相招弟方初歸諸事雜沓又至今日猶未得接讀來書故弗能奔命也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爲己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

淺先決聲氣藩籬而後可以其學若其發念未免出于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其生平於身心全無交涉也陽明所謂揀題目作文字固學者一大患況猶有不止於此者弟嘗於亥之歲有辭友人一書今以附覽紫薇之集極知諸賢覺人苦心遠殊悠悠之輩誠恐和之者衆萬一有之亦所當慎吾兄才高學富天資近道竊意尙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功夫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以困爲德之辨其與中庸丁寧末簡蓋合轍也世間毀譽是非一概無足計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弟質既愚柔而又少失先人之教沈

淪放棄去日甚多所望知己努力進取成眞正豪傑則斯道之慶也而弟亦得資末光以稍益以不至終溺於流俗則未嘗非一人私幸也乾初自方兄道里近得時時周旋其間而弟固陋日甚正如蒙之六四有遠實之吝前乾初與兄俱辱見問以弟能遠出弟始以家累爲辭今漸悔之矣若假海濱一席得從諸君子學問以勵初志固快遇也何爲自棄於妻孥薪米之間哉裒仲兄猝猝別去弁惟道意弟於古小學與王兄字闇如者相遇此兄年少意思矯矯想亦彼中高志之士也嘗遊於維斗先生之門而篤求語兒亦其所數至者也不知兒會識之否年來百無繫戀

惟佳山水益朋友不能去諸懷率此問及

答吳仲木 癸巳

弟於崇禎末年集朱子童蒙須知白鹿洞學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四種爲書一卷付敝友茅生刻之會亂不果今思此書似不可不刻而敝里梓人稽緩不可言意欲整備刻資爲成草藁一冊寄兄一爲料理不審可否并問兄所藏書有司馬溫公集許魯齋集吳康齋集否有則暫假一看一兩月後即附返也敝里固陋弟家貧不能置書故不能免於遠求耳前書所教用財一件弟憶前輩某公忘其姓名以家產分作四項以四人主之其一以供

日用之需其一以備賦役之用其一以爲祭祀賓客慶弔諸事之費其一存有餘以待吉凶重禮及意外之虞與夫水旱災傷周邺貧乏之務是以財用恆足以其每事量入爲出豐儉得宜也嘗歎其得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弟無家固不能行而知交中亦未之能行惟渝安鳴臯能使貧而不乏雖無其事而有其意石長亦然兄能準此行之否總之本分之外不生一豪妄求之想則撙節度量自不可不生於其間中庸素位而行此亦其一事也忠武侯文中子李忠定許魯齋其言語行事俱可師法也井田不復世祿不行治生之道決所宜講但不可以饑渴害心耳敝里

葬社舉後人情覺有起色益知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今欲乘此機括約里中一二十人專行呂氏鄉約庶幾有所遵守後來不至大段決裂也目下商量未定尚未舉行事集之後亦欲得兄與乾兄歲一再過相爲鼓倡耳先師人譜幸再惠幾冊日新說家誡之類亦望多惠幾帙益諸友往還兄者無不相求也此亦極好消息知兄善與人同之心有所不倦也石塚嚴三求兄屬弟致意有許晉臣兄者流寓桐鄉敬菴先生曾孫也弟以先師淵源所繫勉之學問此兄亦頗有嚮學之志兄識之于心他日意外相見以繼述助之也

答吳仲木 癸巳

我兄日新之功伏讀來劄大概得之弟日用功夫殊患起倒數月以來全然放失一者四五十日不雨農田之務不免勞頓然於心體未有害也一者外事之來不能不與之應而所應者每不能以天理付之恆有氣壹動志之失若欲謝去以求寧貼則又入於揀擇去取之私非何思何慮之義也大都此患吾人通有只坐功夫不整密是以習俗氣稟得而勝之祇可自咎自責而已辱諭操存之法先師靜坐說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於此用一番把捉功夫正恐愈把捉頭緒

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于東而生于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又太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上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自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原之論主於敬則自無欲無欲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否卽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卽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溫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着也冰釋凍解功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強求

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功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銳退速之患不優遊則不安過優遊則有因循荒怠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無驟進亦無暫停在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弟所竊聞於師門如此於己固無所得以兄下問故敬述之若兄勇于進德誠弟之所畏服而不敢幾其萬一者特願兄寬以居之深造自得而已无妄二爻不耕穫不菑畬耕而穫菑而畬豈爲妄求然已爲計功謀利之心不可有也饑食渴飲夏葛冬裘只此原無一事不待安排仔細檢點百般病症都從安排二字生出先儒有言隨處體

驗天理天理者天然之理故秩曰天秩敘曰天敘不假分毫智力而成者吾人平日種種云爲見得天理分數尚少其所爲欲雖與營營逐逐者微有不同然其出於人之私智而非理之本然則一而已弟於師門受教日淺伯繩兄所輯遺書復未得窺其一二宜其愚昧無所知曉兄之愛我至厚惓惓於其相討論之際而弟半載有餘尚不能脫冗一過可謂自棄之甚矣其負良友又不必言也剛年衰俾兒之召弟初心固所甚願已而覺事勢尚有難者如嚮所面述於兒數端今每以揣度恐終非能遂其初心也幸爲弟致意兒更擇賢者弟不足辱命開美兒還支及兒所

擬遺事一卷粗讀一過稍暇更閱綴上也心意問答注一
卷未及見乾初兄傳弟往年曾見之其雲棲僧禮佛事雖
在開美未志學時然世俗溺此深矣賢者細行要當爲法
天下可傳後世其宜商之乾兄再爲斟酌誠如來教所云
也外家合巹之禮未知於古合否但恐老伯母在堂婦未
見姑而壻先見妻之父母於義未安先正遺事忘其人有隨
親之官遣之歸娶既娶以未見父母不敢行夫婦之禮仍
至官所拜親後乃爲夫婦疑爲得禮未審達於禮者以爲
何如也有司致祭通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義要無兄
以辱先大夫爲人子者爲吾親而來者則拜之不必問其

何如人也若兄可以不見則不見而已如必不得已則如
伯繩兄之於來弔者可也古之人或有行之弟穿昧未之
聞也施易修兄未曾相見陳質叔兄明敏之資兄嘗稱其
切於爲已弟造次一見但處今之世人之鬼蜮大不可測
交道不可不慎嚴穎生兄始初見弟即以無過亂人之門
相戒而渝安鳴臯亦於弟時有匪人之比之嫌兄與袁仲
兄於質叔交且深相見時幸以此意進之君子不失足於
人不失色於人吾人已往過失無算願將來之警之也近
友多有欲往山陰者誠如來教所云若果有志爲已歸而
求之有餘師也此在先師存日已有此輩人涸入門牆甚

至未嘗望見顏色已自附先生高弟者此紫眉兄古小學之舉所由來鄉黨之怨而先師晚年不輕納人一拜也袁仲兄前時相見似有一種愛人情之險阻家室不能無虞之意生於亂世此意何能不亟亟也但成敗利鈍自有莫為莫致之理君子於此惟修身以俟之耳他亦無所用其圖度也紫薇之會改作周陸二姓家會甚善白方兄與人為善一念如此迫切同志者固宜有桴鼓之應其如生非其世何若中諸兄近亦無緣往復聞其中秋以後舉讀書會于閔采臣家采臣湖之少年篤志者也此日諸同志咸集竊意兄欲造凌帷燈家莫若準於此時盍帷燈與采臣

同里兄之來旣以他故則耳目不至駭人而諸友相見又可不廢日力特未知兄彼時精力如何更無人事間之否置閏當否弟於麻法全未之學亦不曉大統厤之閏果在何月但聞中氣在月之朔則前月宜置閏今見七月中正在朔日則疑六月之閏或亦是否或者冬至以後積漸以差而不之察耶然王氏臘是原本之論矣弟于時節之祀每不能卜觴酒豆肉有待而舉貧故也猝猝不盡所云

答吳仲木 癸巳

開美兄遊書來及校閱若秋冬之間得數日相聚倘俟而商也開美兄與弟癸未以前交未深也故亦無所往復及

交之既深則禍患已迫未嘗一再相見矣所僅得一札蓋甲申十二月書也展讀之際筆墨如新爲之涕零不已今以呈兄若以編入亦足以見開美兄虛懷之誠不遺芻非若此有所裁節惟兄酌之弟弔開兄曾有一文亦嘗記錄一二遺事未及正之於兄容錄出嗣寄然總于開兄學問所得不能詳也心意問答注欲請一看太常紀事有別本尙求一冊秋圃先生格物之義亦古人所未發石經大學之爲僞本不必言矣先儒疑有錯簡今據古本讀之其不能無疑固古今人之所同然大學之指在于明德新民始于致知格物終于止於至善而要之以修身爲本後之學

者從事於此而致力焉以求底於盛德至善之歸而已各
持一見是此非彼紛如聚訟即此已爲不治其本而求其
末矣歲祀之常竊以爲二仲之丁宜于家立先師之祀略
倣釋菜禮行之而率子弟以從事二仲之社則于家立先
農之祀其禮尚質而合田者以有事敎養者生民之本古
人事事不忘所報疑此爲上下通得用之之禮兄以爲可
行幸撰一儀注見示三儀及告先師文容續上

答吳仲木

手敎下及輒多溢美之語非特弟恧不敢承即兄亦不可
不謂之失言也弟寓居僻里其中盜多曲折亦未可一一

爲知已述者則以言語太煩之故夏初辱命之日言之倘有不盡其詳躡書之不即返函以兄命亦以袁仲兄追辱面訂弟即以他事沮自宜躬詣拜返禮欲其稱也竟緣牽俗淹忽時月則有非意計所及者矣又承命使祇增局脊耳弟學問無素不足以爲令從子之師同志中惟沈石長淩渝安二兄皆弟所不及然石長之在雙林子弟從之親若父兄渝安則又茅可先歲歲以二子就學于家者恐皆不可必得既承兄與袁仲兄之命當走問之異日報聞也無已則嚴穎生周鳴臯二兄之中更與商之蓋穎生之切直果毅鳴臯之精細靜穆皆弟之益友也當敬以兄指傳

致之但四兄惟周與弟近在十里內淺在十里外況與嚴則五十里之外矣未可以造次達一月後當酌定耳先師平日文字中多有釋氏字面不爲避忌想此種書亦不禁絕也弟習而忘之近得邱季心兄切責始瞿然有省季心爲天下後世慮至深遠其言曰惜其人已沒弗及面陳而改之他日當錄一通致左右或亦以爲先師之直臣也開美兄集中書部弟前不及致思誤爲易置前後恐用編年法爲正弟所定師爲首名卿鉅公次之師之子又次之友又次之親戚又次之家書又次之末爲妥也世衰道廢誅身謀家俱以利不以義讀袁仲兄見示一書所以承先志

啓後昆者懃懃懇懇一惟天理民彝之不可泯而思以淑其身以及諸人而無一毫遲徊瞻顧於利害得失之間真可謂之賢父兄矣眞可以爲天下之爲父兄者鵠矣弟因此益有感焉使愚兄弟於先人捐棄之日有從父若此其切切於延師教誨之道若此何至沈迷陷溺逕四十年而不克振拔於流俗一至此極哉蓋有不禁涕泗之交頤也弟謀之四兄即有弗得終不敢慮此雅意又思先大夫奉其初心以身死社稷弟雖瑣瑣豈無高山仰止之思初心厭苦鄉俗自傷遲暮亦欲遠以求學則推本此意發憤一出亦未可知也總祈無負喪仲兄之雅德而已前書所論

欲倣師友淵源錄集爲一書此事恐未易辦前世間有幾種書如聖學宗傳等類只據自家意思强爲棄取裁斷未必果有當于先儒謂之不知妄作可也先師集中亦有正學一書弟未之見他日容就兄訂之

答吳仲木

袁仲兄近履如何大易損先於益之象爲改過遷善損之象爲懲忿窒慾吾人病痛大都從忿慾二字發根而此二字各因氣質之偏近以爲受病之淺深學問之益只看此處消長分數若克除得一分便是一分長益也朱子白鹿洞學規所以揭爲修身之要也弟竊意袁仲兄嗜慾自

淡殊爲任道之器而一種忿疾于頑之意恐不能無弟自寤平時易喜易怒乃暴氣之大者然發每至於不自知知之而不能遂改此見求放心之難而功夫之疏失誠有可痛者雖日親有道以熏炙消融猶懼弗及而離索如許可云自棄之甚矣仁兄勇于進德比來得力更何如矣開美兄長於弟一月耳其卓然自立數年前已遂如此弟偷生至今首已二毛而隨俗波靡無稍殊于幼穉之日回思進業初心反見頹喪將來結局坐知流俗碌碌虛負師友而已悲歎窮廬大卒此意爲多兄每辱書輒加過譽實非所望切切之懷惟願舉其過失以相振救也嚴穎生兄初與

弟相見即規弟云兄毋過亂人之門以自失弟敬而志之數年以來體驗平生多坐此失益歎穎生之愛弟爲至也至于初非已意所及而其人謬詣相愛以非理義之正者代爲之決裂則未有不由於不絕匪交以至於此則又深服穎生之能中其病處而不爲徒然之泛論也弟雖無似然朋友實攻尙能志之弗忘初交士夙得不出于斐東金沙之門近交季心知術絕乎博弈遊談之習皆朋友之功也乾兄于弟尙多優容而兄則概施奬許得毋揜其不善使君子不得肺肝之見乎抑聲音顏色亦有拒人而未能虛受之實乎一必居於此矣前所懇倣友開三兄館席可

得與否幸早示知此兄未嘗作先生弟憂其不勝貧困勸其教訓資養竊以成人之美之義端有在於此者然少年而熟于綱目固近時士友所難而坦中高行尤有我人所未易及者若以蒙士之授經者處之是其至足之願矣僕里素來樸陋然風俗之餘古亦由於此自錢一士以來積漸囂兢與嘉興二海相後先矣近數輩人益復鼓之舞之則皆圜花梅里之餘波也吾黨小子因有盡棄所學而學焉者會以一帖示之附正於兄惟批教爲幸

答吳仲木

日前程仲孚遣顧逃兄接濟所屬致弟之語因知兄山陰

已歸也伏讀手教其勖弟者雖愚且柔不敢不勉其許與太過則亦何能不恥且懼也弟本無學問他友或未之深知兄猥以道誼之交目弟弟何心敢以欺已者欺兄哉弟之不得力學者有三故幼失先人一也生於窮鄉二也長困衣食三也所不至於陷溺者徒恃此一念之良時時發見然功夫起倒不常正如大易所謂頻復與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而已伯繩兄懇懇之誠正與兄等感之佩之陳獻可之學弟慕之有年已丑弟在崇德時與曹呂諸兄往還獻老館曹呂兩月弟不及請教者私心以為此種功夫弟雖不欲自棄亦不能矣終年館穀空為人勞而不得不

爲所不欲爲之事其稍餘閒人事間之安得三日五日之暇而專意三年五年之功哉是以兢兢於修吉悖凶之義而從事於反求即得者而已兄天資過人而功夫又能打併自不妨爲之也諸凡道理皆性分之所有當務爲急漸及其餘可也自方兄會因其成迹而守之可也且未宜求廣一二年來遠近人士已漸開此種風氣然弟私揣人心未能返樸大都聰明才俊之士揀取世間一個好題目做耳未必真有朝聞夕死之志也苟其不從此志發端則終是內交要譽之窠臼與夫數年以來時賢所爲聲氣不過改頭換面而出耳其弊將使人人羞稱而止豪傑自有真

天道後起者勝恐不特帝王之事爲然也仲字慨然自任弟私心正以爲憂前日一友過弟盛言禾中諸友爲十郡之舉而講仲老專席講易弟笑而答之曰當今只須講天地變化草木蕃一節耳證人之舉容更商之恐未宜汲汲也湖州諸友大較近裏但得如兄與乾初三數同志時相往來究竟正學一綫之繫何患無人正使天地之心不至滅息將來自有[illegible]當齋之日擾擾紛紛有損無益且何當於多少之數哉忠節公本傳事在國史天下後世要自有文章之大如韓歐者考兄年譜撰爲不朽之業以光典策後學小子無論言不能文不敢妄作即不揣量勉述所

聞飛鼎薨薨何補雷霆之震虩矣忠武侯傳當年豈無作者而必待正於橫渠之手千載旦暮豈虛語哉錢穀出入豈不宜較量但較量之心亦有天理人欲之辨節以制度天理也時詘舉羸人欲也大學丁寧於末簡非獨為天下言之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有餘不足自有法度客固害道輕視亦未嘗不害道也大都精微之旨不外日用功夫量入為出四字弟有意十餘年今未能做得一二分雖曰天命亦人事也傚友季心鳴臯兩兄常苦口相規而日常檢點非■（祝刻作節）之過而至於儉嗇褊急則不顧其後而至於饑寒也以是極知中節之難於此體驗亦足以見

學問之淺深也先師著述極富不忍不傳然亦不必盡傳要當擇其精要者先行其餘則存乎力與夫事勢而已濂溪明道著書不多道理未嘗有虧欠處書之存亡備缺與身之出處進退亦只一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自有定分全不繫乎區區之間也若以資後學之階梯則守其一言通其一書足以上達而無難亦無俟讀其全書也陳質叔未嘗聞之不籍寓郡城幾年矣會稽王闇如弟去年古小學中會相見之年少意氣矯矯兒所見四十餘人內有此兄否伯繩兄族有学君一者弟於道路見其形貌溫穆有異眾人與揖而過問之沈友開友聞云劉氏諸兄伯

繩而外則其人也兄亦見之否其學問何等也弟自聞兄述闇伯自悔之語謂是好消息喜不可遏因時時稱於朋友間蓋緣敝里一輩少年將緣近闇二兄以得名者甚熱意或間之少淡也有語弟者曰麗京近修闇伯各有子弟爲鄉矣今日之退乃所以爲進也麗京屋漏誓言之後其熱腸自若也弟聞之懼惕然有念於心以爲近兄高明闇兄篤實坐進斯道初亦何難而至有美不爲人所信一旦若此隱微之際得無有難欺者乎抑愛憎之口固有所不足憑也但堅其一往求道之志如大易所言勿邺往終必人皆信之矣近兄叔母之喪弟今年決往弔闇兄不能止

一士之行令其祖母忽至大故使一士將抱至痛於終身弟固有罪然亦何能不致咎于闇兄也爲念太君臨歿之時已不能言猶舉三指以示人至氣絕乃已（一士行三）然則爲一士之友而凡與聞乎遠遊者其亦何以爲心矣兄相見幸以鄙言致之或者朋友責善之一端耶若中諸兄俱無恙惟朱儆臣極可念此兄堅深刻苦士也去年一事之惑至饑寒及其親交遊中有力者不能爲之謀亦不欲人爲之謀也弟未及與之交度儆臣未必肯苟交弟也前月之會弟不及赴而渝安兄復以事阻是後未有定期學問之道不可無朋友又不在多朋友朋友不可不相見又不必

數相見存乎實益耳來教云大段還在省過習禮上而諷
詠聖賢之文以漸自得之辭氣稍未條暢要其指歸不外
是矣年譜及三儀謹函上其間據弟一人之私一時所見
如此因兄至虛之懷枉問惓切固知無當不敢不直陳兄
前附以相質也其未盡者容續進

答吳仲木 甲午

伏讀閒儀知仁兄踐履益篤近來學者多務虛意而無篤
行好趣高明而遺平實三儀之作修身以是善俗以是矣
敬錄一通以時省察異日覓便附返也弟自去冬一病衰
廢無等因精力之不給則百事怠弛即如伯繩兄一札往

往意至輒休雖有兄與乾兄之命時督於前而至今未得又如春夏以來兄屢賜教問而弟未嘗一緘相候雖酬答之際若有重困者餘可知矣乾兄五十一孫而殤誠可哀痛弟之五十未知可得一子否又念衰廢如此亦未知得至於五十否學問之志徒切而工夫間輟動逾時月雖有良朋亦不能為之力也弟遊師門日淺而無所得踰月以來手謄語錄略及其半雖若日侍其旁然退而自顧猶故吾耳俟錄竟細讀之晤兄之時或得互質所疑也乾兄大學辨執之方堅似難以口舌爭吾人自審所學不及乾兄應難得其心折或者乾兄更歷歲月所見又將不同大凡

人之見地各隨其學之所至而遷如登山者步步換形信道不可不篤自信不可過深竊恐學者退然不敢自是一念亦入道之基也目前流輩努力爲惡三綱九法既不知其爲何物而邇近有志於學之士要多各成其所是復不能遜心求夫大中至正之矩時無孔孟以一其趨行見詖淫邪遁而未有已也以兄高敏之資其學本於洛閩而又力行之不倦幸益勉其所未至以任斯道之寄是鄙夫之所重望也辱諭令子之師尙未有其人他日與諸友商之嗣報命也聞美兄之葬聞已定于十月深爲之喜皆乾兄與兄督之於外而仲貽兄主之于中之力也但念聞兄既

能入地而無愧矣吾請人之後開兄而尙戴天者未知益棺之日作何評論耳能無後圖之是愓乎一士五月間已到家矣日前來晤弟屬致兄意閻伯近來當復何如閩中事不問可知也唯故人爲可念耳學規等四種書且緩書寫所敎名與序尙俟晤兄時再改若一刻則不可復悔矣論孟諸書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百川之無不流溢篤信而深求其義者幾人哉書之刊行與否亦焉足爲有無也錄此者特以明吾黨之志尙而已暇日或得正諸乾兄何如力倦不盡所言

與吳仲木

近修閻伯二兄所聞眞切之言可謂勇于改過矣從此息交絶遊做一番本分功夫猶不失爲獨復之士否則四十上下之人後來光陰已在日中月盈之後恐不堪擾擾流俗也數日來偶得餘暇恭讀忠節公遺集深以不得摳衣及門爲恨兄弟通以周公師文王之意學問人品不憂不至第一等也年譜尙未詳讀粗閱一過見其文辭極工閱竟覺有辭勝之嫌此大槪也三儀衷於家禮度無可損益然未暇細思也祠堂增議中間一段文字疑有可節容日面商之三四月間恐未能應兄之命月餘以來彼此鹿鹿與諸子未有專一之處若卽欲暫輟非父兄令其子弟過

從之心矣㝡仲兄志意甚堅日用功夫儘可隨事體認況與兄時相朝夕家庭之間爲益已自不淺弟不足言也續娶一事終爲兄難之目前惟家政不能統一見爲不可少耳若事事授以準繩亦惟兄自爲之竊恐娶之萬一非甚賢德其累未可以一二舉也卽以兄多病而論亦不宜娶矣古今閨門以內與夫子同志者幾人如欲以一身化導其閒在賢者處此似非所難然爲之正自不易醫家有云寧治百男子毋治一女人方今男子其可以德義相感者已不多人而況女子雖苦心極力亦不免程子扶醉漢之喻而已勞而寡效在同志之中往往有之如弟亦其一人

也適以敝友之便率附一言不盡一一

答吳仲木

來歲之訂慼袁仲兄過情之愛秋間尚有拔身一出之意目下事勢全不能矣總俟拜返書幣之日泥首謝罪也乾兄相去尚近以此席處之既得其人或一二年後弟得因其成法而敬守之其所以報袁仲兄之雅宜有日也龍山之祠于義已無可疑但奮彼中風氣如何可否遲速惟決之乾兄耳湖州諸兄各率子弟至於一家解經習禮以觀所業之進退亦何與人事而嫉之者輒以不降社題之流言籍籍易所以言義復言時也▒敎事前撙節何嫌鄙吝

若違俗自立恐非濁亂之世所宜古之人同不徇俗異不傷物庶幾得免然古之時有盜賊不入其里者今往往戈矛作于宗族親戚矣人心之嶮一至於是惟兄益固宗族親戚之心則根本固風雨無虞耳

答吳仲木

二十一日從淩渝安兄家得讀兄十一月十八日附書貫一緘越二日復得初八日寄馬氏書虛懷篤意形於翰墨弟何人乃辱下問至此惶愧惶愧又念朋友衆矣謙巳聽人之言接于聞見者多有未有切問如仁兄者弟何敢不竭其愚而以夙昔所聞于師友者敬陳其畧而因以求正

於兄也大抵吾人入世以來各有一種習氣隨氣質之偏重處而日深月長平時自信非不以爲義理當然而不知已爲陷溺其心之所至不特聲色貨利即文章氣誼之類皆是也此心一溺所發皆乖爲害亦不細如孟子所謂生心害事作事害政者也仁兄于爲已爲人之際辨之既明而加之日用省察之功矣自此惟當持之以恆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吾人必有事功夫如此而已道德極是平淡正如饑食渴飲非有甚高難爲與夫驚奇可喜之事也但意主乎存理一念之弛而不知已入于欲雖或盡出乎理而行之有過有不及終爲以氣勝志而無當

于事理之當然其于大本達道均病也弟平日功夫無可言者讀書亦無定準惟見善不敢不遷有過不敢不改一念發乎中心之誠然然而往往不勇則氣質之弱故也當此惟有求助於良友與夫先民之遺書維持鼓勵去其太甚耳仁兄其何以教正之至如遷固敘事甫白詩歌兼治擯絕俱不能無弊先正有云心無所繫一有所繫遂失其正吾人讀書祇以維持身心研究事理專用其心於此則有玩物喪志之患若一槪捐棄則心之爲體又非遺物而自全者也文者所以載道詩者所以理性情誠辨于此則治可也不治亦可也弟年來課習農事兄弟妻子每用諫

正或憫其勞或憂其寡獲然弟則以思無越畔輒有會心不特素貧賤之事而已是以雖更水旱樂之而未已兄或以詩文之業若弟之耕稼可乎至于續壓一事則非弟之所能懸斷唯兄自決之耳以禮而論兄於司寇爲宗子不可以無主婦早娶是也然兄既有子矣嫡庶之際自古所難若所娶非有河洲樛木之德則小星汜渚蓋有難乎爲下者況近代教衰女子尤甚人倫莫重于父子兄弟此際尤不可不愼也若如夫人之才必不足以總中饋之任而名家子之德誠有溫良慈孝可以相夫子則娶之以主蘋蘩可也使其不然不如其已仁兄門內弟不能悉知故持

兩端之說而其意似于不續爲易則又以弟德薄無刑家之效故也祠堂增議昭穆之序旣得而又不失功德之意於義極安其文絕似韓子謹錄一通以備遺忘

答吳仲木

每辱手敎許可過情輒爲汗下人雖愚豈不自審所冀益友勤加攻切使得與於改過之列則所賜多矣不圖蒙之以虛譽也此在世俗悠悠之交宜毋足怪非所望于仁兄也哲人萎謝吾等二三知己正如嬰兒之失慈母匍匐入井之憂時切于中惟有自修責善之道互相滋益要使一日得遂朝聞夕死之志庶于師門無負耳乾初兄信宿聚

會臨行勸勉諄諄寤寐不敢忘德此日不立司書故無所記錄然弟以爲記之於筆不若記之於心若于心不發深省終是空言無益耳來教十年猶臭之一語可謂痛切無如今人之號爲通敏者尙欲逐臭也大學誠意專言好惡其自下學至上達天德只此一路工夫最簡易最切實耳弟思仁兄近來功夫之篤進德之誠固有欲罷不能之勢但接對人物決宜存一種韜晦之思非獨養德亦所以避咎也同人之義在于通天下之志然乖墉伏莽之夫亦不可不慮應之以正者時不能阻物不能間其利固可以斷金若志之不同目前雖若無間其終必至于睽非口舌所能

爭也仁兄勇于擔荷誠恐愛人太過不免執塗之人而語之失則非獨儉德避難之旨體之終有未切亦非龍蛇之蟄之旨也弟未嘗學問行已無似幸兄於鄉黨朋友之前切勿舉弟之名方爲愛弟否則不特深弟罪累而姑息之愛亦非君子之所當出也龍潭老人云康齋非愛我者此眞切語非本好名而故爲是飾說也年譜本無大段宜改作處徒以下問之切不敢不據鄙見所及指一二以報竟依陳本刻之可矣當此亂世了得一事是一事目下閒暇卽宜刻而藏之于家如先師年譜亦猶是也神主舊制不合禮式仍舊似亦無害但新設者如法可矣容更思之未

敢以爲然也紫薇之會弟之欲赴者今纔二三其不欲之意仍居六七卽前劄所云鄉約之說意則如此然未可必也先師教弟云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事者也弟思前項見識尙是吾人見獵而喜之心疑非道之至正去年湖州同志有讀書約之舉石長兄不以爲然弟亦從石長之說已而以此聞之乾初伯繩兩兄俱以爲不宜止之弟故不敢復申前說今以此意通之鄉約雖舉似亦無害然終未能自決將決之以蓍兄以爲宜何如也或不必卜筮而可以得其吉凶悔吝之端乎前歲天下方亂鄉里盜益起弟嘗爲

保聚之說聞者欲之或欲以弟身其事弟以一念惻隱未有以辭也舉著自並得遐之咸因之遂決意播遷輾轉三四雖瑣尾之況大有弗勝而幸無凶害且得無咎無譽于里井之中由今以思其不至於摩頂放踵而悔不可追者猶幸此事之不果也然則今日之義或亦猶此乎兄譽聞素章交遊素廣與弟株困固有不同然以學問之事論之非徒無益其爲害要亦不淺也前時揚譽望今欲逃譽望前時通交遊今欲息交遊在兄自爲則日新之圖誠莫急于此而所謂一種前曳後擁之人必且從而怪之甚者從而怨之怒之或將無所不至也以兄之志固無所動於中

然欲如弟之無咎無譽于沮井以隱約于終身則有非旦夕之可至者且非特此而已門庭將無雜賓左右將絕外事則兄之親近將必疾我輩之語言舉動而思有以危之懼之者矣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兄今日不流矣願無失前日之和不倚文章聲譽矣願并不倚氣誼倚即失中不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矣大過之時本末俱弱然猶四陽居中至于小過則剛失位而又本末重陰不得不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矣況在今日又非過之可得言乎諸陽消剝已盡乾坤或幾乎息矣所冀者一陽潛萌九地之下爲將來聖作物覩之本保護不可不深退藏不

可不密天地之理不滅息則不生息吾人之學不去故則不能取新鼎比横經固爲十月之雷深衣自處猶恐非至日閉關之義也兄愛人之心素熱故不覺覆慮及之先師二仲之祭越中同志旣歲舉之吾地及門義不可不與即有不能一年一往必不可已如今年兄與乾兄春往則弟秋往以是爲常則築室之志旣可稍申而處仁遷義之心亦緣是而益勵也前與乾兄商之因爲兄言及弟秋間大約與許晉臣兄同往盖晉臣近頗有意嚮學故也裒仲兄進業何似大抵功夫只一勇字最急日用應接見善便如好好色見不善便如惡惡臭旋見有得力處天地之理一

長則一消一進則一退正如水車一般吾人功夫于天理分數漸增則于人欲分數漸減到進得幾分後意味又自不同其于流俗種種眞有不能自安者矣道遠見疏以兄虛已之誠不自知其言之繁也

答吳仲木 甲午四月

久欲覓便一候起居而賤疾以來百凡懈怠心目之力尤短甚苦作字遂至兩月音問竟隔辱念懃至感何能已仁兄昏事在近弟不能具束脩朋酒以羞賓客然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亦可自安也敎衰俗敝妾婦乘其夫習不爲怪人之父母鮮有以順正之義導其女子者近見一二同志

往往于夫婦之道殊苦夫豈刑家之義未之講乎要亦勢之極重難遽返也新夫人令德夙彰知葛覃樛木之風天性學問有不待問而得者矣仁兄于此想見不甚費力伏讀來教猶若兢兢于導率化誨之際預思謹之於初來卽此一念時時操省閑有家之道庶幾備矣弟何以復益之乎且兄從事于慎獨之功久矣慎于獨則心正而身修矣言有物而行有恆而父子兄弟夫婦臣妾莫不一于正矣推而至于興仁興讓罔不由此然則仁兄亦惟密其慎獨之功而已惟慎于獨則不期嚴毅而嚴毅不期和樂而和樂若意主于嚴毅而行之或過其節則敝也爲家人之嗃

嗃若意主于和樂而出之或失其正則流也爲婦子之嘻嘻俱非假家之中道也但權于二者之失則與其嘻嘻寧爲嗃嗃耳弟于此蓋學之而未能其萬一也爲測其義則或然耳所謂意外之事幾至於訟本末有所未悉兄得無于犯而不校之意猶有未盡乎孟子自反之三惟有責己之未至而已舜爲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橫逆之事極于父子兄弟在舜惟有反求諸己負罪引慝而已至於責己盡處則不獨家庭之間底豫烝乂雖有苗亦格矣吳康齋有言君子常自喫虧而顧涇陽深以爲然涇陽道義名節既凜凜乎不可犯矣而深歎美于常自喫虧之言可知吾

人處乎今之世人雖至於禽獸奚擇而猶不能平之氣勃然有動于中或感憤于人事之衰榮或計畫于報施之厚薄要亦未免鄉人之見也仁兄以爲言之有當於理否語云前事者後事之師先儒云無我得正已之盡願同此志者交勉之也來成夫一書磊落豪邁乾初兄規其憤激深得切磋之道蓋其間尚有一種湖海之氣未收也孔子思狂狷此兄必狂士也與之交可以振作衰庸弟之藥石也企之羨之乾兄書後一語誠如兄之所言大學孔氏之遺書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大小戴記俱在其義理亦有可以相並否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等

書知道者以爲可繼中庸孟子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愚謂此書卽不出自孔氏之徒亦自可尊可信又況非孔氏之徒不能作乎君子無易由言乾兄尙宜敬之愼之勿蹈後儒喜新立異之習也卽曰信諸心者不可奪也然心何常之有高者見其過卑者見其不及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信諸此而已便間尙所以鄙意遂之然已駟不可及矣葬論中亦有一二語辭氣之失當處惜其已鐫板不及改也

與吳仲木甲午

音候不達再踰月矣仁兄日課得力何如所實踐于三儀

者當有不言而喻之效此學而時習大節目也惟敬而勉之求其放心正非空空地可求從日用行習實用其力則心無時而不存矣弟緣收穫假息兼旬耳目殊覺淸滌益悔邨學堂中坐廢時日爲不可追也然又無策可免思此一事亦是學也求其當理而不敢厭怠而已山陰之使省遺發未乾初見近來見得大學之辨又何如前韞斯兄來攜得西陵沉兄辨言一帙一再讀之爲服膺不已目前朋友見地及此大不易得也西山先生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復有知者旣使後世復有知者則斯道終有得明之理師門有人如此眞吾黨之幸矣愧恨于今猶未

相識也仁兄想已交之舊矣平生踐履踐履更復如何也辨中識時務者以後一段議論眞于今之學者字字藥石也聞乾初兄於此辨旣出之後復有所辨弟所由恐恐然不敢驟進其說矣至所云大學爲竄釋之首則最不足以服古人而信來學者也若以知止二字爲疑則繆繆穆二節明有疏義禪乎非禪不待辨而決也葢緜蕞以來學術日晦說書者多以釋老解儒書其有以啓乾初之惑宜其有之然此解大學者之罪非大學之正解也竊謂禪學于他書猶易竄入至於大學斷斷不可非徒不可實不能也其門庭堂奧光明嚴正確實周詳無隙可乘天下後

世儒者之道賴以不至晦蝕者幸有此書之傳不圖今日反以是加獄也乾兄諭弟有云君子何易由言弟將反規之矣胡子知言溫公疑孟當時自信豈不甚深朱子辨之而後知其非也有識者等之不知妄作之類惜乎乾兄之近是也輼斯兄以八月某日至海上耶初與袁仲兄論學不能相合今已一否朱子有云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卽此數語可以決之矣不及作劄便間幸以鄙意致開美兄卜葬定以何日弁望示知風便草附不盡

答吳仲木 甲午八月

先師語錄二冊乾初兄書稿三伯繩兄書稿一附致伯繩兄書一謹緣溫斯兄之便奉上弟每作伯繩書輒有所沮自去夏至今莫不然意下甚疑其中必有悖謬之處幸兄斟酌改正命左右之善書者易書附去可也舊儀一函想弗堪用矣置之竟以空書寄遠知已總無嫌也弟質素鈍日以館中職事多所妨廢加以稍有應酬此日輒有虛度之惜種種頹落大半緣此所諭令子先生尙未及謀得若兄可以稍遲則十月閒造兄因以執紼於開兄度有旬日之晤彼時商訂一友可也若更與乾兄商之近地有足以

當此任者擇其一人亦可矣辱諭加意自振恢拓胸次非兄愛弟之深不聞此言但弟思之膠膠擾擾之情固時有之以爲發之故而不盡由于貧以爲病之故而不盡由於病弟先人遺田變廢之餘尙存一十四畝妻子飦粥足以自給但自禍亂以來十餘年間遷徙者五矣每當遷徙輒有稱貸因無嗣息買婢則又貸去冬病作則又貸積漸而至巳不下數十金目下以先叔王父之葬則又貸亡妹之葬則又貸復不下三四十金每于秋成輒通以自古有死之義藉籍償之不足則復佐以館穀次年米漸貴則力益詘加貿舉息其數仍不減於舊時誠恐一旦溘先朝露則

長負人入地矣康齋生于平世吾輩生於亂世恐難以同日語也即以葬事而論及弟之身不爲坏土之封則三喪淹瘞矣先人積德累行不幸早世其用心之際弟幼無所聞知稍長聞之先人之及門者以及宗族之伯叔皆云燕居之處即書一二語曰行已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至於書籍之間往往書之以自儆厲其不間幽明可知也豈宜至於無後而家兄惟一子初昏而夭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如韓子所謂視茫茫而髮蒼蒼言念及此能不爲之戚戚哉弟自授室以來非祭祀非親戚朋友至未嘗食魚肉衣冠不敝盡不更爲固所云貧不與儉期而

儉至然以云妄用至于狼狽則未之敢也前歲往山陰貸
於朋友得金四兩僱一僕稍爲出門計則所攜資斧三金
而已在古小學多留一二日比返阻雨錢塘則奚囊罄矣
不得已以兄所寄鈔錄遺書之資假用少許歸來季心過
我因與戲言陳布衣欲見康齋鬻其家貲以行得銀五兩
不知歸途作何商量又不知旣歸之後當復何如今日之
事比之布衣猶爲安富也季心曰正恐布衣當日未必須
人負擔耳弟聞之殊愧于心推此一事可以知其大槪矣
卽如今日館穀一事爲之則有所不爲有所不欲之事也
欲不爲此則又不能輾轉於心殊不能已年來學於稼穡

蓋志在徙業也天時連旱爲力益艱去年之病半亦由此耕事又將廢矣不耕而食何以不至饑渴害心舍簞食豆羹何以不至爲陳仲子以今之世志古之人誠不知所以處此也仁兄何以教我矣此學問立脚處也敢不敬從弟食息自省怨天尤人之心久矣不作恐懼憂患之懷所不能無然而季心韞斯諸兄之爲弟憂有甚於弟之自爲憂者矣是以弟之自信妄意以爲出於天理而非出於人欲界限亦甚分明特有過與不及之病耳康齋集弟未嘗見其全本其一詩云廚頭有醋方燒菜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陳公甫忌日哭父詩云

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螢五十四年天甫定諸孫羅列已成行二詩時時念之一以自厲一以自傷也因兄教及故略陳其本末秋風漸高兄肺氣不爲患否惟加意節宣爲望

與吳仲木 甲午

辱褒兄遂顧不能爲信宿之留歉何可已弟向聞開美兄葬期定於十月故先叔王父之葬卜以來月中旬恐彼此相值不無所妨不圖期日相距正近初五六之約決不能矣若十二十三得以卒事則十五日可至澉湖也又諭來歲出門之計因多所牽繫未得脫然十日前已與錢一士

爲瓶山之訂以去家不遠故也非特慮仁兄厚意亦重違弟之初心矣山陰之使目下遣發凡弟所闕失不能盡之於繩兄者總惟兄與乾兄悉之念相見之難期即一札之通亦復不易當此益宜珍重矣開兄葬事惟附於棺槨者不可不慎其諸禮節可省者省之今日正非備物盡文之世耳猝猝布復不盡

答吳仲木　乙未

弟喪親之日未知學問種種違禮蓋非人之所爲至今念之痛恨無極兄以居喪之節問及於弟非惟不知正亦所不忍言者矣若其大概度不外禮經喪大記問傳所載與

夫小學所節采古者父母之喪數條而已仁兄本乎至哀之衷出之要必有自合乎禮制者似無煩執不知典禮而以其身陷於大罪之人而問之也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致乎哀而止記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爲有餘爲不足惟兄自審而爲之節使無過不及之差弟遠於兄不能懸測也裒仲兄讓產一節在裒兄爲之甚平在今人則已希有兄所以處此產要必有盡善之策使人傳以爲法稱爲二賢不俟弟等之贊襄也目下方在哀迫未能及此要當於卒哭之後徐酌之耳葬期定於來月七日諸事須於此月料理成緒開壙驗視當在二十以前若兄不能

親至漵湖則哀兄可以代之葬法必如家禮以灰入壙築實無一空隙故盡善時俗築於槨外終是未善弟往時葬先人恨不用此法又入土不深念之悔不可追徒有痛不欲生而已古人所云必誠必敬勿之有悔一語其戒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至深切矣他事偶失尚可補救三年之內如白駒過隙此際一失終身無可如何雖抱痛至死暴屍中野猶將不足以贖罪也幸兄勉之又勉愼之又愼無蹈弟之所痛萬分之一也奉晤不遠又兄哀棘之中不敢瀆陳以亂志氣諸惟珍重不悉

與吳仲木 乙未

走弔弟等事也反累舟力往返又無以稍效子弟之役歉何可云仁兄戚禮俱稱誠近日子弟居喪之所僅見但吾人每事於分常苦不足不憂其過伏祈時時以不敢不勉一語惕勵於懷使異日無可追憾又仁兄多病之軀加以荼苦何以能堪遺訓所云兩家重擔在身則益不可斯須忘敬也喪次嚴棘不盡一言歸途念此切切謹附使者傳上不一

與吳仲木乙未

嘉平望後蹤斯兄過弟得問吾兄病體日輕嗣是又將一月音問不及想精力益王也禮廢久矣仁兄力行之時俗

駭笑雖弟輩猶將分罪至德里人士以爲生今反古之災誠可悲已弟與知己言仲木若遂不起是使東海之人終以由禮爲戒也而豈天地之心乎幸仁兄益加珍重於養德養身之際敬慎不怠固亦有志者之所深祝也冬間再晤德甫兄言兄外家李氏多故以後生計殊乏向以仁兄抱病弗便相聞曾見德老以此言達之鄖季老頗以仁兄喪病力詘爲憂度兄親親之誼固所素厚抑所給薪米食指不繁竊計仁兄已蚤爲之所矣偶及

答吳仲木

弟今年館舍差遠每不及附便申候百日之別不圖兄疾

之劇如此也此固孝思純至所致記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又不可不慎也飲酒食肉沐浴乃禮之變唯仁兄決之不惑也藥物草木之資久恐傷於脾氣宜擇有氣血者服之如龜鹿膠河車丸全鹿丸之類是也賤體今年略勝然心神終不復也如斐紹岐兌弟云形體所以載神也體膚充發則心神自旺弟敬而服之然形體正未易充養耳祠田經始錄昨菻草草閱過大約已無可商立法貴易簡而可遵條目似不必更煩矣總一族而論必不能俱智而無愚必不能俱賢而無不肖總數世而論亦不能俱智而無愚俱賢而無不肖法爲愚不肖而立賢智者無條目

可也若多其節目繁其詞說講解展閱亦不易易也暫留
鈔錄使鄉黨之士有所覯感非有所斟酌於其間也恐亂
純思不敢他及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終